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之災惠則分救之此安集萬民亦救患之義且州之內侯伯所主明王當遇焉故知有侯伯也又周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偏存三歲偏補五歲偏省注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自五歲之後遂問歲偏省此天子於諸侯所命卿士也春秋之時天子每使卿聘魯故知有卿士也諸侯之伯者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侯伯卽州牧是也故左傳杜注云侯伯州長也列職於王卽曰牧於諸侯則謂之侯伯一官而有三名也傳以之子是王所使之人舉侯伯卿士而言耳其實王官之伯亦有時連職天子之大夫亦使於諸侯故下泉傳曰諸侯有事則二伯述職春秋之世每有大夫聘魯是皆得

爲王使也是時民鮮離散邦國壞滅者以百堵皆作非直民居邦國城邑亦築作之故言邦國壞滅也所以離散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矣存者諸侯故合然也今宣王於是始遣侯伯述職卿士存省復先王之法故美之言述職者述修其所掌之職事上下通名故謂曰武王亟待述職昭五年左傳曰小有述職謂諸侯於天子也又悉民曰仲山甫出祖傳曰言述職也仲山甫卿士也亦言述職是其述矣卿士言王使者以在王朝故以王使言之其實侯伯亦王所遣燒名皆王使但存不使侯伯耳○姜可憐之人至有所依附○正義曰以下則言厥寡明此可憐之人是貴窮也以貴窮無財宜賙廩之厥餽與之財饑餌之食也知可憐之人非孤獨者以孤獨與餓寡爲類同在哀此之中故言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使之使有所依附也男饑女寡者身孤獨故言其孤獨以此無父之孤獨亦宜哀焉王制云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者有常儻是四者同也言有常儻則厥寡亦孤獨以之言收斂之者對貧窮者自有親眷不須收斂厥寡則既收斂之又謂能之但寫于鴻臚于飛集于澤中澤中也箋云鴻臚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哀其無所告故箋別言之○以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雖則効勞其究客宅勸萬民之辭女爲版五版爲堵箋云侯伯卿士又於壤畝之國徵民起屋舍采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能則効勞其究客宅勸萬民之辭女言趙事也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垣音袁堵丁古反雖則効勞其究客宅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邑號鳴鶴安宅○正義曰言鴻臚而集于澤中得其志也以興萬民亦情樂處家今居○究居又反遷歸而止於家中亦得其欲也萬民得以安處者其子侯伯卿士又於壤畝之國徵民起垣堵令百姓俱起由是得遷定也又言侯伯卿士勸已萬民曰築作興造雖則今劬勞其公久得安居欲使不憚勞也民喜王使之勸已故陳辭而美之○傳一丈至爲堵○正義曰版堵之數輕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版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板周酒說一堵之壠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箋春秋至六尺○正義曰傳以一丈爲版鄭引傳文而證版之長短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與其言錯先諸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耳五丈長二丈韓詩說入尺爲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也何休注云左氏三丈則版六尺也雉長三丈輕亦無文古周禮說雉高五尺何休注云左氏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堵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版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堵闕之咎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百堵則知堵五步五步爲度長三丈則長三丈也進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計堵所據之文也王虎卿注公羊云諸節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誤當云堵長五尺誤當云堵長六尺不合耳○鴻臚于飛哀鳴若晉不得所安集則書暫然箋云此之子所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鴻臚于飛哀鳴若晉不得所安集則書暫然箋云此之子所爲我劬勞箋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彼愚人謂我宣焉宣示也箋云謂我我劬勞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系彼愚人謂我宣焉宣示也箋云謂我

鴻臚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歲之

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同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歲者王有難人之官

執之曰卿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

正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燭力照反徐又力燒反鄭云在地曰南

照聚爲明歲之金反諱諭之辭朝直遙反下皆同

正

有所失此失須治若病之須歲二章皆美其勤於政事讀其不正其官是美而因歲之事也宣王旣在憂詩此美而諱之以下現誨焉哀夫之漸而自則六月采芑未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敍以不法見王中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詩承制後不可復言美故去美以示意既未不言美故首亦去美令始終相準且見王勤政君其詩可以文正故始不如言美其間而制各以其實也以此王勤政事而不正其官美大過小得中失故美而因歲之湯沮洳則遇大善小失中得故刺美焉所以相反也○傳語侯至早晚也正義曰王有難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難人告有司以其朝之時節有司當以告王不須問今王問之由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度之宜所以歲之也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周禮難人職文也注云象難知時告其有司主事者也鄭知

說問之則非禮故知此卽爲威也。名女何其如何其問早晚之辭○由音基離也。名女何其如何其將營鑿也。云夜未央猶言夜未央矣也。而於庭設大燭以待賓客早東周朝禮晉
子與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營鑿也。蓋云夜未央盡也。而於庭設大燭以待賓客早東周朝禮晉
升晉將將然○央於良反說文云久也已也。王遷注楚辭云央盡也。而於庭設大燭以待賓客早東周朝禮晉
且晉本作旦。神表驗反。元夜如至將將○正義曰。宣王以諸侯將朝遂夜起。因左石曰。夜如何其其語辭言夜今早晚如
久必苗反秦其時夜未果矣。而見庭燎之光。於時卽是庭設大燭以待諸侯其君子諸侯以庭燎已設皆曉至止人間其聲將將然。王廟政事誠可美矣。而不正其官失人君之道故讀之○傳央旦至大燭
○正義曰。木央者前限未到之辭。故夏云夜未央。借言夜未渠央也。故漢有木央宮詩有樂未央。傳言央旦者旦是夜星
之限言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訓訓央爲日破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二章夜未艾久也。毛意艾取名於晉艾
父者是年已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晝似幼旦似艾言夜未於久亦是未至於旦。未艾與未央其意同
也。但下章言辰則二章設文有漸未央先於未艾也。此夜未旦者作者言王問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若對王未央
王應更寢。何當設燭以迎賓。以此知非對辭也。庭燎者掛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故云庭燎大燭也。秋官司烜云
邦之大事也。晉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或非。處庭燎以處名之明在門
內故以大燭。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取則通也。第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埃伯子男皆二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問。要以物百枚并而體束之。今則田松茅竹蒲以脂膏也。
行有節也。蓋云艾木曰艾以言夜尤難鳴時○艾毛五蓋反鄭音刈。箋芟未至雞鳴時○正義曰。芟以傳云艾取老之
斬本又作昔之世反。臧會反除又呼。反芟所街反。反禪鳩反。正義曰。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始聲一世從醫
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爲旦也。若以夜未久則是初晉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爲
喻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切芟猶初昏也。芟既澆旦也是艾者以昏初持本以過爲未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
初未至於旦故言先雞鳴時也。謂禪羣臣別色始入在雞鳴之後此未至朝也。故知先雞鳴時也。未央又在旦前故王肅以爲衣牛戰卿亦當然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河水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仁。不思也以恩親正君曰。非水三章一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正義曰作河水許通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猶是圓之名刺者責其爲惡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今欲規之使備故言規之不言刺也。經云諸侯不朝天子妄相侵伐又讒言將起上不禁之欲王治諸侯。察諧後皆規王使兵焉也○箇者主盡規○正義曰正物之器不獨規也規以正圓矩以正方規正曲直體正輕重皆可以比諫君獨圖規者以主仁恩以恩親正君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直人之爲恩既不嚴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王仁恩也案援神矢云春就規以恩持斷秋載矩冬持權所引春秋傳古外仲周詩。沔波流水朝宗于海。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矣。不興者水滿也。言君之近臣當盡誠以規者亦取恩親之義。沔波流水朝宗于海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

污水三章二章章八句

章
六
句

污水

三章
三章

八旬
章

1

鶴鳴一章章九句

知之王何以不求而置之於朝廷乎○辨以必求此隱者以魚有能潛在淵者或在於者否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清淺魚則能逃處於深淵以避人有能深隱者或出於世者小人不能自隱而處世君子則能逃避而隱居逃避之人多是賢者故令王求之王若置賢人於朝則人言云我何以樂彼之爾而欣往觀之乎○以上有善問之擅而其下雜有惡木之譖我所以觀焉以興何以樂彼之朝而欲往觀之乎○以上有德善之人而其下雜有不賢之人我所以往也王得賢則爲人樂觀其朝如此何以不求之非但在朝爲人所接又它山遠國之石取而得之可以爲錯物之用雖異國沈滯之賢任而官之可以爲理國之政國家得賢匡輔以成治猶寶玉得石錯琢而成器故須求之也王者雖以天下爲家誠外不得爲罷國也○鄭唯次二句爲異辭同○蓋皇寢至鳴聲○正義曰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皇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歸故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也鶴者善鳴之鳥故在澤焉而野間其鳴聲陸獲疏云鶴形狀大如鵠長脚青翼高二尺喙長四十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頸當夜半鳴故准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雖音差至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赤辰與至在渚○正義曰毛以潛飼隱者不云大魚而見食者以其喫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蓋此言至則出○正義曰此久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一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鳥○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責陳小人故易傳也○宿鳴于九皇聲聞于天蓋云天高遠也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時袁

祈父刺宣王也 刺其用祈父不肖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 斷父三章章四句○正義曰經二章皆勇折父至畿同○正義曰下傳以祈父爲司馬故言其所掌之事大司馬序云王六軍是掌六軍之事也其職曰掌九伐之法正邦國注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弗弱犯寡則眚之猶人眚搜四面削其地賦賛害民削伐之有鐘鼓曰伐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如堙置之空塉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野盜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貞固不服則侵之既殺其親則正之執而治其正殺之於弑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寇犯令陵政則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慘人倫滅滅去之是有九伐之法也由其軍行征伐事有苦樂爲爪牙所怨故言其所掌也此職掌封畿氏甲當作畿字今作折故解之占者猶折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折也職掌封圻之兵甲蓋云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折父謂司馬司馬掌稼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疇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
于恤靡所止居 恤憂也言王之未司馬職廢未戎爲敗蓋云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上督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萬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子貳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折父至止居○正義曰時爪牙之士呼司馬之官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牙之士○爲王子旣反下母爲父同
所職有常不應遷易汝何爲移我於所憂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由宣王不明

卷之三

使人不稱故陳以刺王○蓋此司馬至之主○正義曰以傳未明更申其說此司馬職其掌封歲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祐文書曰若斯之折父謂司馬也言古亦謂司馬爲折父非禡詩也若斯之折父謂司馬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折父折文謂司馬至封歲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齋與鄭義不合誤也又解折父爲爪牙所責之意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馬是爵祿熙陽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自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司馬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今轉爪牙之士於可憂之地故所以怨之也司士職曰以德記罰以功詔祿注引王制曰司馬辨諭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司士所掌以告司馬司馬告於王而進退之處人憂樂皆司馬之所爲故恨其轉予于恤也因言司馬所掌逆申下恨之意司右主勇力之士者司右職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選右當於其中五兵者弓矢殳矛戈戟也此王之爪牙即彼勇力之士故引之也宣王至焉敗○正義曰周誥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秦氏之戎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卽位四十六年而崩是夬有姜戎馬敗也毛知此當姜戎之敗者以宣王之征所往皆克此言轉予于恤有危險之意宣王之敗唯姜戎耳故言姜戎爲敗以當之自爲姜戎所敗而言司馬職廢者以征伐司馬所無故也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晦發音蓋休父卒後他人伐之其人不賢故廢職也○姜戎乃至之士○正義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已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當爲王閑守之衛者謂防閑守衛之衛也知者以其言爪牙是勇力者也言胡轉予子愾是不慮轉而轉之也有勇力而不當轉於衛唯守衛者耳故知當爲王閑守之衛也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子衛夏官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使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遠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丘出所止宿處閑性恆也然則爲王閑守乃是虎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爲王子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虎賁掌虎士司右王勇士虎賁之徒既爲衛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不然豈空屬司右無任役乎以此知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也比勇力之士遠右當於中若車右出征則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謂見使從軍則不爲車右蓋使之爲步卒故恨也博言姜戎敗不言取敗故申之云敗於千畝而敗也杜預云西河介休晉南地名千畝則王師與姜戎在地而戰也國語云宣王不善于敵公而不知也不勝三十九年凡此云也宣王不耕種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却則是意天子籍田千畝還在籍田而戰則千畝在王之近郊非是晉地義或然也又解此爪牙之士所以不應從征者以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小司徒職曰乃惟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鄉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伍五爲兩兩四爲卒卒五爲旅旅五爲師師五爲軍軍五爲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

祈父章四句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刺其不能留賢也

白駒

駒馬五尺以上曰駒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者有乘白駒

欲留之○駒古了反累白也

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陽中之苗我則耕之以承今朝憂之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矣云伊當作累疊猶

也○箇已從至供養○正義曰十畝之載王之郊內膳員不至多時而恨其不得代母爲父陳食者時王室既衰戰則恐

敗恨其轉已故舉此以刺不得爲多歷時日而恨也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發謂陳食以祭志食不及親破馬論

舊俗生死不爭此文故不取

之其義當如此箇非爲祭也

箇非爲祭也

以宣王之行私善後寵私民方云仁賢傳前周室中興明是有取事此非不能言也○正義曰吉食苗當則夏時矣○日繼朝耕作杜預云在後曰耕則繁之謂耕也○無食我場中之苗○正義曰吉食苗當則夏時矣○月注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人注云場地爲圃○春秋除圃中爲之宜○云圃面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野別四時是名散則經其本地雖更亦名場也○

蓋猶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既白駒貞然來思○首黃白色也○貞彼義反徐音奔毛鄭全用易爲釋爾公爾也○晝火部反

侯逸豫無期

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爾音洛慎雨侵游効雨遁思○

訣音

既白駒至趙思○

正義曰言有賢人乘既白駒而去者其服貞然而有盛飾已顯其來思而得見之也○既願而

決既白駒至趙思○

正義曰誠也○誠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勉女通思度已終不得見自不來設言與之訣汝誠在外優遊之事勉力行汝通思之志勿使不終也極與之自訣之辭也○此來思通思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傳貞諭箋至卦至白色○正義曰貞諭易序卦文山下有火貞易象文也○貞卦離下艮上艮爲山離爲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其卦名曰貞者鄭云離爲日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之文交相而成貞貞然是此也○貞貞必爲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既白駒爲馬之貌貞不宣爲人之貌蓋謂爻爻白駒在彼空谷○

空大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餚雖其衣服之飾也○

白駒

在彼空谷也○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箋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

芻楚俱反母金玉爾首而有

遇心無本亦作無母字與父母之字不同宜詳之他皆倣此○

正義曰今在彼大谷之中矣思而不見設言形之汝於彼所至主人禮備待汝難薄止有其生芻一束耳當得其人如玉者而就之不可以曾饑而棄賢也又言我思汝甚矣女雖不來當

傳書信母得金玉汝之音聲於我謂自愛者責如金玉不以道問我而有疏遠我之心已與之有恩恐遠疏已故以恩

責之冀音信不絕○傳空大○

正義曰以谷中容人隱焉其空必大故云空大非訓空爲大柔柔云有空大谷是空谷大也此云在彼空谷則知其所適上云於焉道遠及焉嘉客爲不知所適之辭者以思之不得故言不知所在此以賢者

隱居必當潛處山谷故舉以爲言空谷非一猶未是知

其所在也○箋母愛女聲音○正義曰定本集注皆然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

黃鳥三章章七句○達刺其至不固○正義曰箋解婦人自爲夫所出而以

堅固令使夫婦相棄是王之失教故舉以刺之也○大司徒十有二教其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又曰以本俗六安萬

民其三曰聯兄弟是鄭所引之文也言不至不固鄭以義增之彼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唇烟以時男不曠女不怨是也

訓之陰者以男女夫婦親屬之上陰私之事故謂之陰禮○秋官士師云凡男女之陰諂聽之於勝國之社是謂男女之事

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唇煙唇烟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

爲陰也○彼注又云聯猶合也○兄弟謂唇煙唇烟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

爲陰也○

休亦云國安危可否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箋也○黃鳥宜集木啄粟百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啄角反

兄弟之義故比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箋也○

云不肯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歸○

黃鳥至邦族○正義曰言人有禁語云黃鳥黃

云善道與我○

言歸復我邦族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

妃音配正○

黃鳥無集於我之穀然黃鳥宜

善道與我○

言歸復我邦族不以禮者箋云言我復反也○

妃音配正○

集本咏票今而禁之是失其性喻婦人道男子禁已云婦人婦人無居我之室無得嘗我之食然婦人之任夫家宜居室
嘗食今夫禁已是失其夫婦之所宜也婦人見其如此知必棄已卽與之訣別而去之曰此邦國之人已於我若此則不
我肯以善相與是不肖以善道與我也故我今迴旋我今還歸復反我邦國宗族矣言此擇之人復我邦族者言大與已不善居異所耳不必卽他邦也
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通人有歸宗之義不可至諸兄。毛以歸婦人既破夫棄已言此
歸復反我宗族之兄家也。鄭唯不可與盟爲異。傳不可至之道。正義曰夫婦之道以義居者也當同居其義今而
禁之間牴於二嫡之道苟欲出之不知婦人非七出不得大是不可與明夫婦之道也。○姜明當爲歸宗也。正義曰易
傳者以下云不可與盟者其夫不可與共盟也。此云不可與明亦當云其夫不可與共盟也。皆是明夫婦之道共與否夫
獨爲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曲禮下曰約信曰誓。危性曰盟是信誓之事故云盟信也。○鄭説侯有相背違
者盟以信之而不信之人既盟復背此婦爲夫所謂意欲盟而固之以其無信終必棄已故云不可與盟也。○傳婦人有
歸宗之義。正義曰傳於此言歸宗者以婦人之所尊者其兄也。因此諸兄之文故言歸宗服爲昆弟之爲父後者傳
日何以甚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排也。此以諸兄爲宗之文也。後所言歸宗唯謂大夫以下其妻父母沒有歸宿於宗要被出還家亦爲歸宗故準彼而言也。姜氏恐謂宗是大宗故云謂宗子亦謂宗兄也。

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樹況甫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諸兄也

黃鳥

黃鳥

黃鳥三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十一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已。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箋刺其至之俗。○正義曰凡嫁娶之禮天子諸侯一娶不改其大夫以下其妻或死或出客得更娶非此亦不得更娶。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有荒政多淫昏之俗。○張衡謂梁丙張衡說朝聘之禮張衡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爲數也。今宣王之末妻无犯七出之罪。无故棄之更婚王不能禁是不能正其嫁娶之數。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一娶萬民十曰多賢注曰荒凶年也。鄭司農云多賢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彼謂國家凶荒民貧不能備禮乃寃之使不備禮物而民多得昏。宣王之時非是凶年亦不備礼。多娶豐年而有此俗故刺王也。經云求爾新特言其不以亂來不肯廢是當時不備亂而冒也。詩所述者一人而已但作者終一國也。我我不其里故帝其樗。冒姻之故言就兩居。春之時嫁取之月。婚之父壻之父相謂皆稱言我也。我所以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尤亂來乎。責之也。○敵必制反除又方四反帝方味反樗初書反至邦家。○毛以爲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唯得蘿菔然樗之遺木以興婦人言我嫁他族以求夫。唯得无行不之事而爲辭故知此不以亂啓成風俗也。我不得惡夫遇之以不善乃責之言也。我父之昏爾父之姻二父相命之故就爾而居處爲室家耳。我豈无亂而來乎而遇我也。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畜養也。姜云宣王之末男女失義。自七月云采荼多岐。唯取薪薪厄也。毛以秋冬爲昏不得有記時之事。王肅云行遇蹇木言已過人遇蹇夫也。○姜樗之至薺之。○正義曰樗是木也。言厥始生謂菜在根也。始生非根始生於地也。仲春草木不可采故言仲春之時嫁妻之日矣。嫡之父壻之父相謂爲昏姻釋義文也。此及二章並言昏姻故言二父之命卒章止有婚姻之文。○鄭云我父之父相

也。舊傳謠云：今人謂之羊蹄，定本作牛蹄。手石具里，不目言，不忌，如不食牛也。亦仲春時生可不也。增之父曰：烟我采蕡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被過也。蓋云女不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聽之。舊音福，舊音富，女遼音汝，膝音孕，又雖證反，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於人。不思至以異。○正義曰：取妻者受父之命，故今引以責之言。父本命以我爲妻，汝是不以禮人道言可窮也。○此音支鵠鳥路反。汝何不思憶舊時老父之命，反棄我而求汝新外昏特來之女也？汝如是不以禮爲室家誠，不以是而得富亦適可以此異於人耳。人悉信老父獨相報是異於人也。○鄭注是采新外昏。○正義曰：陸機疏云：昔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當其報正白可著熟仄中温，敢之倒落之聲，可悉以槩飢昏對文，則男婚女姻，散則通，故外來之婦爲外昏也。○箋不以至膳之正義曰：此解特之義，待謂歸來夫家，由不以禮嫁必無人肯聽送之故，獨來也。大夫乃一妻二妾，是有姓婦。猶士庶人則不能備矣。此詩所謂下及庶人，本自無膝者。釋言云：膝送也，爰送嫡而行故謂妾爲膝。膝之名，不專施妾。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膝。唐五年左傳音人減廣，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膝。氏之膝，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膝也。此不以礼嫁其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膝之故，獨來耳。非謂當有姪婦膝也。

我行其野三章

考室也者成也德行國詩以容之此之

九章首章七句二章三章四章五
考成也宣王既施行民富天下和
王也甲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焉大

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既成，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及耳。聖朝是考室之車王宿其

皮革經雖皆是本室之事，直指其宣王中興賢君，其所以作者非欲之效。至四章言明其死，前五章言

之攻堅四章言其形制五章
貴為王公慶流後裔因考室而得
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人民

是也國富者幽幽南山是也凡民富情親乃使之采邑廟羣寢菜作詩以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言成

詩以歡樂之此之詩而全也言成則既為歡樂使人得處焉人神各達故謂之解詁門者皆以血塗之

余號謂之賴翁則貴者以血望之是費廟亂也昭四年左傳叔孫爲云貉殺叔孫彥之而不斷任云貉

云路氣成則考之而得數注云此樂之是也據經乃安斯寔是考室無樂明爾豈可細也雖記之文與

無樂明應鑑口知也。劉諤之文，周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竹詩也。直正藏至之詩，真羣臣無

此詩也。宣王成室之時，與羣臣遊，非謂當樂之時已有斯干可歌也。

躋之言箋以躋謂升廟
祭祀故又言此以教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興也秩秩流行也于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諭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

祭當當如山也

民貨粟相竹之本

善也言時民貢粟相竹之本

詣病也○好呼報反猶毛如字

秋秋至猶矣○毛以爲秩秩然出無極已者此澗水流之不竭幽幽然深遠材物豐殖者南山也以興貨殖

盈足者王國也王皆物豐殖民用便足亦似深山之有材也民既豐富得以生長故其民賴多如竹之叢生根本之頃矣

其長大又俊好如松柏之彌茂矣

餘同○傳于澗山來水曰澗不訓于爲澗正以秩秩宜爲流廣廟于其林林也文與南山相對故知王為

澗也斬封鄭注云千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者彼以澗之所居故爲澗等水處與此異也○箋云以至深山○正義曰言

宣王國富民又健足取則有之如於山之取材故因喻焉言國富者國以民爲體正謂民間健足非聚耕於官民取官材

也○箋言時民至茂矣○正義曰以竹言邑而松言光明各取一喻以竹節清生而木節松葉隆冬而不敗故以爲喻其

實竹葉亦冬青孔器曰如竹節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謂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是也○傳猶通○正義曰釋詁文○箋

猶當至詣病○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誠恩雖無此事未

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諱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諱則相病

是兄弟之諱事猶諱聲相近故知字譏也言猶相諱也

毛如字妣必屬反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西牆戶南牆戶也箋云此華室者謂是庶綱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

厚本或作厚音同築室百堵皆起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路築羣室皆作之也作之既成乃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

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友居爰處爰笑爰語

箋云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笑於是笑於也

鄉木父作鵠同許亮反下同

是語言諸侯之中皆可安樂○樂音盃

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順重文故似韻且已午之已

已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爲已不云字誤則古者妣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

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已地也謂既在已地而擴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爲先故知已成其宮廟乃築室也知妣是先妣矣碑者以特性少年祭祀之廟皆以其妣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

善春官大司馬樂舞人號以享先妣樂舞大武以享先妣神先於祖用樂別祭則周之先妣有不聖於夫而特立廟矣問官

生民設姜嫄牛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玉靈則周之先妣告立廟者唯美妣耳此妣久亦在祖上故是姜嫄也祖先雖不

斥職諡則后稷文武兼稱廟亦在其中司樂七廟同用樂言先祖以祀之明先祖之文並通諸侯之廟也○傳西至廟戶正義

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惟此有東廟戶北廟戶故後曉云猶

南東其祿○箋此至戶正義曰以上爲之廟故爲居室然以續妣祖之言文中不名路寢則築室百堵路寢亦宜任焉

獨言此築室謂築燕寢者路寢作冀燕寢同時而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自左右則室當在

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礼云小敬婦人望帝帶麻於房中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惟此有東廟戶北廟戶故

天子路寢既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如諸侯路寢故知天子之燕寢有左右房也既自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

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

止一房者以鄭玄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也夫亂讀若晉杜少府

戶是燕廟之室與一南戶曰明廟與其戶也知宗廟及路寢制如廟宇者廟宇也大廟大子廟生時之居室謂明廟也又廟宇者廟宇也重屋周人明廟注云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殿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不同而三代各舉其一是欲互以相通故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廟或舉明廟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是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也彼三者並陳此言如明堂者以周制舉明堂爲文故以宗廟及路寢制如之也彼文說世室曰五室四傍兩火窓注云助戶爲明也每室匹戶八窓以言四傍是四方傍開又云兩火窓是一戶兩窓夾之以此知每室四戶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至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盾之無衣大且蔽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盾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廟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禮中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謫此言則西都宮室廟寢依先王制而作周室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祀是也禪命成王崩於鎬京水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祀于明堂者微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文廟故知焉明堂制也○箋於是至安樂○正義曰居處義同以寢非一散言之耳此文雖承此寢之下理亦兼有路寢周禮注云王路寢一小寢五下又后六宮此文亦可兼之故云諸侯之中皆可安樂○約之闕闔核之橐橐約束也間闔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箋云約謂繩核也核謂搘土也○開音各核隣角反橐音託本或作搘繩所作搘繩而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孚芊也也蓋云芊當作雨也雨也繩繩既成其牆直慮反去也芊毛相干反鄭火吳反或作吁穀所界反其堅致鳥鼠之所除也其室上相繩則君子之所覆蓋○除已約之至攸孚○毛以爲王本直慮反去也芊毛相干反鄭火吳反或作吁穀所界反其堅致鳥鼠之所除也其室上相繩則君子之所覆蓋○除已約之至攸孚○毛以爲王本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牆端正也既搘土於板以杵核築之皆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牆牢固也至若王寢既成其牆屋弘敞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君子於是居中所以自光大也○鄭以鳥捨官廟羣寢下句君子之所覆蓋爲異○箋約謂搘土○正義曰絲云輪板以載是鄭所據也繩約皆謂以繩繩束之若今之牆也此核之橐橐猶辭云築之登登故舊者以爲用力如核耗之極正謂以杵築之也言核謂搘土者取壤土投之板中搘使平均然後核之也搘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傳芊大○正義曰孔穎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箋芊當至遷蓋○正義曰芊當作𡇗讀如箋如此𡇗以聲相近故誤耳𡇗覆也鄭以義言之爾唯無此訓也以下攸孚爲君子所升攸宣爲君子所覆故云其室堂相口支斯如之以鼓樂翼雨鼓音企蹠也如之以鼓樂翼雨○如矢斯棟如鳥斯車棘棟龐稱則君子之所覆蓋故以類上去鳥鼠翼雨之鐵有此接廉然如鳥之舒此革翼然如韋之曲飛然宮室如此之美君子所以升處也矢鳥輩指形言也旅卽反革如字韓詩作朝其翅也稜力登反枝子沓反又子協反又音協時張九反如韋也如韋之如鼓不言人者義取於鼓言鼓則人可知也又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鼓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喻屋壁之上下正直也言如矢棟廉以喻四隅廉正也其斯革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翼言其體飛舉其勢各取喻也○鄭以此章論宗廟如矢斯棟如人扶弓矢執其柱亦喻之稜廉君子攸蹠言升祭爲異耳○傳棘棟龐○正義曰言稜廉則指失鍼之角

卷之三

卷五

四

慢故老故刺之不謂夢不當占也然葬大轍是山風亦居澤在丘故稱安云川澤許計有熊有豫春秋官冗氏注云熊羆之屬冬藏者也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是也

乃生男子

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皇音橫華彰反沈又呼彭反聲也帝言帶煌音皇

君王○

弄之章

牛珪曰這裳下之飾也章臣之端也箋云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書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士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氣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衣於既反注衣以裳下衣之暢同璋音章

朱芾斯皇

家君王箋云皇帝煌煌也帝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且爲諸侯

乃生至

毛以爲王前夢熊羆果有効驗乃生男子失生訖則寢臥之於牀尊之又則衣著之以裳玩弄之以璋也裳明習爲卑下璋見幼奉臣職時已其泣聲太嘵雖然至其長大皆佩朱芾於此煌煌然由王家室之內或爲諸侯之君或爲天子之士故皆佩朱芾也○鄭唯裳爲主外事璋比德之有漸餘同○傳半主至之職○正義曰知璋半主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主雖以璋日月璋即祔也下通鑑其半故知半主曰禮易文言也裳爲下師以璋配妻故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爲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无生而貴之也明故爲君父昔先知爲臣子也璋爲臣職者見王肅云羣臣之于行孔者奉璋又械儀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箋男子至有漸○正義曰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臥之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褐襦是夜臥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内外爲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褐明當主內事也女子弄之瓦瓦勃勃也以女子所有事明瓦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禮焉故知以璋微其比德也玉不用圭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主之半故言漸也下句乃言其泣惶惶則此所陳皆在孩幼亂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箋子之初生曾行此禮不知生經喪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恒寢於地免無禮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其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箋者至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佳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若從裳色祭時服禮裳故希用朱亦但帝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重聖度以爲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亦市宋服於赤故因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此論諸侯則王者或封畿內或以功得外封皆爲諸侯也而文同朱芾明對文則朱亦深淺有異故之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大色皆得爲朱芾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

瓦勃勃

也箋云臥於地卑之也稚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織習其一有所事也○襯他無無儀唯酒食是謀無父母語婦人計反韓詩作襯音同襯音保實人名小兒破瓦勃勃芳罔反博音專本又作專實無威儀也襯憂也妻云儀善也婦人無所事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方生女至詒權○毛以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詒本又作離力馳反遺唯季反○爲前夢她蛇今乃生女子矣生言則寢臥之於地以卑之則又衣著之以褐衣則玩弄之以勃勃習其所有事也此女子至其長大自行禮節無所非法質少文飾又無威儀唯酒食於是乃謀議之無於父母而遺之以憂也若婦人不謹爲天所出是遺父母以憂言能奉謹不遺父母憂也○鄭唯以儀旨吉言異事同○博禱祿也瓦勃勃○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擗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以璋是全器則瓦非瓦器而已故云瓦勃勃婦人所用瓦唯勃勃而已故知也毛以裳爲下飾則蕪不必主內事侯芭云示之方也明禮制方今女子方正事人之義○傳婦人質無威儀○正義曰以婦人少所文接故云正義曰儀善禱詒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以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周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典復之至此而成謂良先王牛羊之

而无羊四章章八句。○正義曰：作無羊詩者，言宣王考教也。謂官正王之時，牧人解職，牛羊復先王之數，故有此詩。言考文也。毛云：正王之時，牧人解職，牛羊復先王之數，故有此詩。言考文也。

言牛羊之牧人善牧又以吉夢獻王國家將
往前當革故本厲王之時而成王始興而復之選牧
先王牛羊之牧也言至之而成者初興而國獻之選牧
今言考牧故知與之也馬孔有牧人下士六人有一卿

有休廢皆考牧之事也。○美屬王至之謂。○正義曰：此美術成問官得人牛羊蕃息至此而牧事成功，故謂之考牧。又解成者，正訓復復，以次作詩而成也。王者牛羊之數，經典無文，但頌有其大數耳。史記二十八將，不一入人。

屬司空冬官亡故不見夏官又有牧師主養馬此宣
告其職曰掌牧六牲而掌畜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
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賈牲
掌之則益振民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故牧

王所考列庸六畜皆倣此獨言牧人者挾入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
妻其餘牛羊人羊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故
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雅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四人使率
人有六牲鄭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彘是牧人也注云主掌其事

無牛十九章享黃牛黑肩曰羣養云剛女也女宣王
成禮之事猶有牧人乃夢故唯言牧人也牧人入畜
具主以祭祀焉車馬則祭之所用者少豕大雞則比

皆教此詩。唯言牛羊者，經稱兩牲，則誰謂爾無羊三百家？誰謂爾

其特年今乃三百頭耳——釋謂洞女無牛羊來思其角戢戢聚其角而息戢戢然箋云言此者○歐本又作戢亦作戢班女反

今乃悖者九十彌言其多无足加古也○悖本又作懈而反其
美畜產得其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呼而勤其耳溫始立反
畜許又反

亦指離叛之反。音視之反。加注兩推云食已復出。呼之也。今江東呼輪爲覶。音漏洩也。正小與。每女宣王至姑古口。正義曰。以謂是發問之辭。三

牛黑脣曰悖○正義曰禪畜云黑脣曰悖等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赤色同而牛之黃者眾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悖○百雜錄九十七皆是報答之語故知宣王或諭於其鄰舍人故此以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疑或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語皆也。同牧來思何長
有多少也等者九十九頭直知等者有九十九不則其不等者之數也。或疑或訛五戈反又五何反韓詩作譌語皆也。

何繁或有其偏解也袁所引簡兩章所以繁暑之六
山篆云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无偏義所以至繁
之名見於卷首之二十一章注曰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色可辨故良相也三十

之祭祠宗廟有之○素色白反正方所以擇焉用車所載此車亦黃也風雨則設故不同也○傳異毛有三十謂青亦黃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祭祀臣妾主食自古不以言人用毛力也

心既夕祀亦有焚香主俱以其靈而不以互禦唇者以能恭立同
色者三十○正義曰經言二十推物則每色之物皆可取
之往當用五方之色故鑿云及之祭祀等制有之

此言物人有能方則取慕然斯日漸續日蒸○蓄之蒸反擣音博下疾也○就其冰寒之以拔星來既升臘宵也升入升也及反支

音節以來讀也。顧同小作捕音步。雨半來思矜衿就饒小焉不崩矜。或以言學。或以聲也。崩。或以言學。或以聲也。崩。或以言學。或以聲也。崩。正義曰。延文入。乃事反往。

猶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百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

○族音火誰音傑 大人占之案維魚矣實維豎 豐魚和則魚則多矣箋云魚者

吾之采種也。秦之澤也。施所聚也。等五記。役人
反方。秦子。陳多也。秦州。甲。反。正。至。盡。

豚魚吉○正義曰魚者庶民之所以養者以庶民不得教大豕雜捕魚以食之是所以養也俄頃不然則無以相養會聚人相與捕魚則是或熟相供養之祥引易中孚卦曰豚魚吉者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雞豚魚利潤是養老之物故引之以證魚可供養也俄注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蟹蟹鱉蟹魚之徵者又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二體允爲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如後注意以豚魚喻小民與此乖者以彖云豚魚吉信及豚魚陰則澤及民觀象爲說此則斷章取義故不同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鵠之什十篇三十二章二百三十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一

十一之二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蕡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玄之傳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節任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說繆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之文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

至幽王○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大夫之詩是也故敍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頌則風頌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案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成周文公之頌則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敍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成王戒公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呼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夫縣邑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不足錄也推此則太子之謂及寺人諱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變風唯七月鶂鷀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又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晉人作頌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講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否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周大夫○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姜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晉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姜亦引隨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自隱七八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者必是別入遠雖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橫石貌箋云興者喻三赤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赫赫顯盛貌

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職視校婦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禦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會暴晉下以刑辟也○商許百反候徒藍反又音炎辭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

夫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

同燔音煩脊許業反本又作𦵯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曰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

都緩

節彼至不監○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推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

反者彼太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太師既顯盛處立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爲天下所瞻耳當行德以副之

今天下見汝之所爲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謀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日相侵伐

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與巖形之高大方言惟石巖

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少焉巖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三公

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義而具瞻爲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巖○傳師太師之

○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故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爲太師也孝經注以爲

冢宰之属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正義曰此民具爾瞻一句上與雜

石巖巖相對爲典又與憂心如惔爲發端由瞻見火燎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爲皆憂心也如惔之子說文作夭訓爲

小然也灼炙燒也爛熳然也火燒之狀故云如火燎爛之矣不取者畏辟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戲而談

諸也疚其貪暴晉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疚其貪暴所以憂心削下以刑辟所以不取者畏其威耳故

知不敢明是曾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爲刑罪明所憂者刑罰之威食暴忌○箋天下至察之○正義曰國者諸侯

之辭卒盡誠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

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

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

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夷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蠟下致使擅相伐戰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

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伐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旁倚之暭谷使之齊均也○殆於宜反亦倚於暭反下同暭亦作暭古大反

赤赫師尹不平謂何

箋云青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馬也謂何猶云何也

云天紀方今又重以疾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舊注職反注及

下篇注同僚才可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疾勸觀反長張丈反

民言無嘉僭莫憇嗟

箋舊也箋云憇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吊唁無

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柰何○正義曰節彼事憇嗟○毛以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滿之

嗜本或作簪士惑反唄音服虔云弔生曰唱○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之官也太

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智能也刺尹氏專已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位爲政不

平欲云何平以汝不平天鼎以次下民非直畏汝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疫病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由此喪凶

不平也傳意或然○箋荷倚至賈均○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倚是猶爲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近山者

也山傍近山唯暭谷耳能荷倚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也草木之正而山告其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暭谷以比下民

山能以草木實暭谷反渝三公不能以敷敷內下民也草木之正而山告其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暭谷以比下民

○夷天氣至大多○正義曰此喪亂致死又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爲木死是疾病也或云天氣方是重又以疫病長幼相
隔言之與幼皆得疫病死則爲大木也裏與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解之言重者
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素何○正義曰文承死氣之下而云無害故知以災害相弔
唁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壇生故服雲弔生曰唁皆是相弔唁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
灾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晉無恩德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
位皆非獨尹氏也嗟乎者數辭民皆死士非徒嗟歎故爲作者嗟之無可奈何
桓轡之怪毗輜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枉轡持國政之平推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謠言
任至重○丘丁酉反除云鄭音都屢反職碑尸反王作撲塊厚也卑本又作碑同必爾反後皆告之首反又丁彥反
疑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籀字又作韓胡蹕反
愚蘇反本尹氏至我平○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改今爲大師之官雖是周之根本之臣果
亦作訴下同○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持四方尊崇天
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營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
善乎昊天不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眾民○鄭唯丘丁爲枉轡爲異餘同○傳氏本至誠厚○正義曰毛
論從丘若四主爲邱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此益故爲厚亦出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馬便
故易之○箋丘丁至之怪○正義曰孝經詢命述云孝道者萬世之枉轡說父云枉車轡也則怪是轡之別名耳以語
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枉轡也易之怪也易弗弓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罔君子○廣氏之言也憂云仕家也
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弗弓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罔君子○廣氏之言也憂云仕家也
勿當作於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式夷式已無小人台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
矣不問而察其則下民未聞其矣○勿毛如字鄭音木
人用能耗理其事也無小人近○已毛直王姻亞則無無任瑣瑣瑣瑣小競兩攝相謂曰亞嫗厚也箋云瑣之父曰姻瑣瑣瑣
音以鄭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已毛直王姻亞則無無任瑣瑣瑣瑣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瑣瑣火
反本或作瑣非也瑣音弗朝至軀仕○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
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
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問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
之則民皆末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輕問之咎同○
傳民至而行○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出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
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旣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卽經之君子
也○箋勿當至上矣○正義曰箋以此篇王刺仕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末也知躬親爲恩澤者以王身所爲而行
於眾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取教以及
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末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獨下
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末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始近

尹氏曰「傳醫理經序」○正義曰「薦此序文異於同釋言云吾言也。是重之以重也。」○此喪亂少死喪者之名也。又死喪而以天災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
相攻亂。不建因此喪者也。又云天灾則爲木死。是疫病也。故云天灾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
死。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崇何。○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濟故知以災害相弔
死。」死。嗟謂嗟生。故服虔云「弔生」也。嗟皆是相痛惜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尹氏者以
爲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貢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
者歎解民皆死。○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既云氐當辟罪
左之無可奈何。○尹氏曰「大師之官爲周之柱罿持國政之平帷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
公鄭音都履反。」○憲王作牌。牌與也。草本又作牌。司必爾反後皆放此經之實反又丁職反
不弔昊天不宜空義。自困窮我之衆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吳胡老反空苦貞反。正同
人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大師之官無是周之根本之臣果

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明宗門言汝所知四方皆莫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爲專行虛政以嘗下也尹氏政斷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正義曰卿位以窮困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爲此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言稱天子於辭爲便正義曰孝經神命史云孝道者萬世之極歸說处云往車轍也則徑是等之別名耳以語誰大師之官爲周之往轍也易弔引庶民弗信弗問弔仕勿罔君子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而臣爲本則於裏不允故易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弔仕勿罔君子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臣罔其上矣○勿毛鄭字鄭音末於危殆也正義曰政當用平正之士人近○已毛瑩眞亞則無無職仕職瑩妻戴之小人無重任用之責之位重其祿也○瑩素火又如字下同王玉王爲政不躬爲之不親行之弗躬至弔仕○毛以爲尹氏不可任令王親焉政故責王言王爲政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必天下之民勿得欺息此民之欺問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敢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古人小人不可任用也久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瑩眞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保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問察明不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報雖不容問不得欺因各過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不躬行之則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虛政王所爲故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視之不可信也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若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禁人之辭既親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下卽經之君子知上不知則末畧欺罔其上而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始近